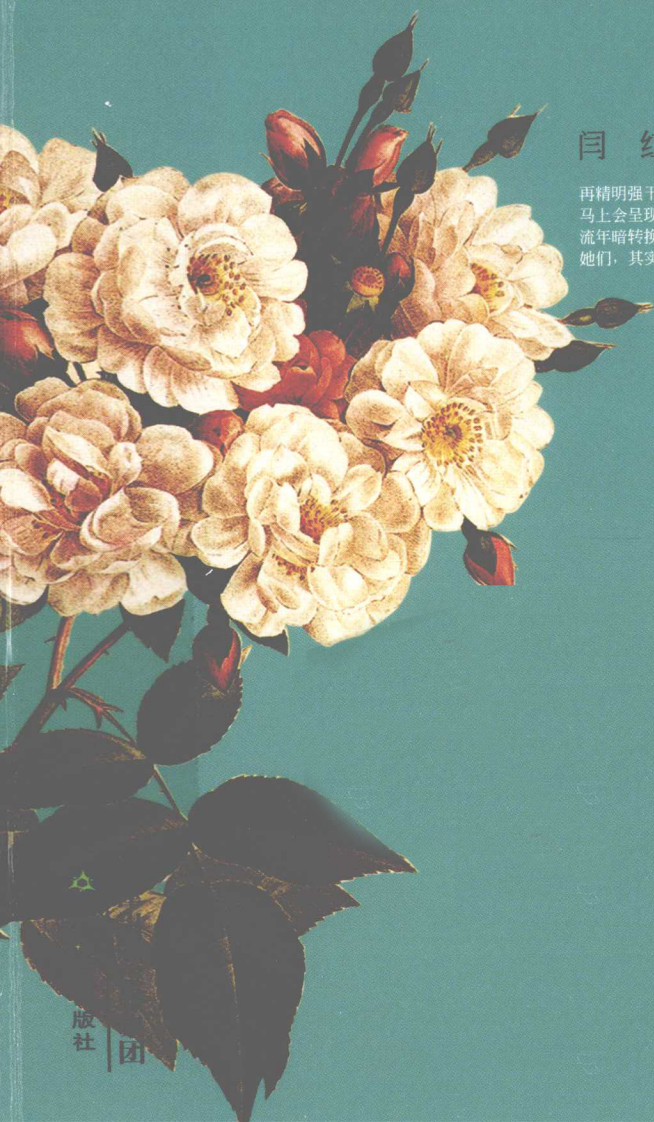


她们谋生亦谋爱

闫红 著

再精明强干的女子，一旦遭遇爱情，
马上会呈现出某种古典性来，
流年暗转换，人心寂寞依然，
她们，其实就是我们。



她们谋生亦谋爱

闫
红
著



天津出版传媒集团



天津教育出版社
TIANJIN EDUCATION PRESS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她们谋生亦谋爱 / 闫红著. —天津: 天津教育出版社, 2012.10
ISBN 978-7-5309-6896-3

I. ①她… II. ①闫… III. ①故事—作品集—中国—当代 IV. ①I247.8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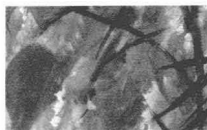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(2012) 第224027号

她们谋生亦谋爱

出 版 人 胡振泰

作 者 闫 红
策 划 梁暑军
责任编辑 常 浩
封面设计 马顾本
版式设计 新兴工作室

出版发行 天津教育出版社
天津市和平区西康路35号 邮政编码 300051
<http://www.tjeph.com.cn>
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
印 刷 北京慧美印刷有限公司
版 次 2012年11月第1版
印 次 2012年11月第1次印刷
规 格 32开 (870×1280毫米)
字 数 140千字
印 张 8.75
书 号 ISBN 978-7-5309-6896-3
定 价 29.80元



目 录

马湘兰：我爱你，但与你无关

- 001

能够用一生的时光成就一个辉煌梦想的人，是留给凡人崇拜的，从这个角度上说，我崇拜马湘兰。

附录一 王稚登《马姬传》

附录二 马湘兰致王稚登书札八封

柳如是：扬眉女子 风尘知己

031

不含混，不暧昧，不因任何渺茫的微光，将自己置身于哀苦期待的境地，非此即彼，敢爱敢恨，在盛产婉娈淑女的国土上，鲜见这样的扬眉女子。

附录一 顾苓《河东君小传》

附录二 佚名《绛云楼俊遇》

附录三 柳如是诗词选

董小宛：她把垃圾吃下去，变成糖

- 085

一旦目标确定，她便不计其余，穷追猛打，无所畏惧，自己的狼狈尴尬，那男子的自私虚伪，她一概咽下，用自己已经形成的体系，把它们进行分解，

附录 冒辟疆《影梅庵忆语》

卞玉京：听说爱情回来过

133

同是大难过来人，相逢何必曾相识。她告诉男人，我已经原谅你了。而原谅，意味着放下，这次拜访，是她要给自己一个交代。

附录 吴伟业诗选

陈圆圆：所谓红颜

161

历史是别人的，世间隐隐的耳语，从来都是世人一相情愿的意淫，而她终生期望的，不过是默默无闻地老去。

附录一 陆次云《圆圆传》

附录二 吴伟业《圆圆曲》

李香：桃花扇上的金陵往事

193

年轻的时候，谁不曾为虚无守候，“指点江山，激扬文字，粪土当年万户侯”，那种飞扬之感，或许，就是，那些金陵往事最大的意义。

附录一 侯方域《李姬传》

附录二 余怀《板桥杂记》选

寇白门：最美丽的火灾

221

张爱玲说，女人一辈子讲的是男人，念的是男人，怨的是男人，永远永远。寇白门的荣和衰，全部与男人有关，想想，真得用张爱玲用过的那个词——悲怆。

附录 余怀《板桥杂记·寇湄》

顾媚：动什么别动感情

237

能顾媚最具吸引力之处，在于她从内到外的轻盈，她轻盈地从男人的生命里飘过，犹如一朵粉红色的流云，你记得也好，最好你忘掉，可是——谁真的能将她忘掉呢？

附录 余怀《板桥杂记·顾媚》

新版序

传奇的彼岸

(一)

作为一个资深文学青年，我当然应该在很久以前就知道董小宛和冒辟疆这一对璧人，我知道他们在晚明时候，很美地爱过，然后很伤心地分开，至于是生离还是死别我倒不太清楚，这不怪我，凡是涉及他们的文字，都更乐于渲染出某种美轮美奂的氛围，一说到细节，全都语焉不详。

结合了两人别致的姓名，我想象那段压在故纸堆深处的爱情，当有萱草般温存而陈旧的气味，织锦绣片一样繁复华丽的纹理，以及江南的天井里缓缓舞动的幽深寂寞，我想像，雨落如深潭的午后，董小宛和冒辟疆，就在那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爱情里醉生梦死。

让诸位见笑了，没办法，那时，我就是那么一个矫情的人儿，不过，每一个喜欢文学的人，都有过那么一个矫情的起点吧？矫情，也可视为对生活的一种美好期待：我们不堪此处的平庸琐碎，

以为，彼处，有更为浪漫纯粹的生活。

直到有天，我拜读了冒辟疆的大作《影梅庵忆语》，极其华美的长文，却使我感到了某种破碎，我看到爱情浮光掠影般飘过，内里是和现实并无区别的算计与博弈，还有男人的强势，女人的卑微，当董小宛胼手胝足一步一屈地换回一个现世安稳，我感到了作为同类的痛楚。

没有传奇，没有那种整饬的优美，你真的走近，就能触到那同现实一样粗粝的质地，只是，长大成人的我，不再为此感到悲哀——动不动就悲哀，实乃一种自作多情的撒娇，真正有力的灵魂，能够做到逆来顺受，如随势而动的水，安然地面对任何的飞升与跌落。

（二）

秦淮八艳中，除了马湘兰，都赶上了乱世。从明朝，到大顺，再到清朝，又有南明小朝廷掺杂其间，城头变幻大王旗，是强者的游戏，弱者本没份参与，却被挟卷于其中，生死只在瞬间。看余怀的《板桥杂记》，葛嫩、王月，皆是绝色佳丽，前者被清军手刃，后者被张献忠蒸食，还有卞敏、顿文、沙嫩等等，或从贼，或遇难，每一位的命运皆惊心动魄，在这样的大背景下，再谈爱情，实在太奢侈了。

董小宛选择冒辟疆，《影梅庵忆语》里说得很清楚，是债务以及被征召胁掠的恐惧，让她抓住那根救命稻草死不松手。然而冒辟疆并不想当这个冤大头，董小宛死缠烂打，以性命相威胁，冒辟疆全然不理睬，最后还是靠她从前伴游过的钱谦益出手，帮她还债落籍，才使得她终于有了个落脚点。

陈圆圆也因为相同的原因，对冒辟疆以身相许，阴差阳错的，却成了吴三桂的心上人，演绎出“冲冠一怒为红颜”的佳话或者丑闻。可是，吴三桂为她做了全世界的叛徒，她也跟了他半生，她仍没法爱上这个男人，前半段，她因为寻求庇护而跟着他，后半段，她为了自保而离开他，苟全性命于乱世，不求闻达于诸侯，一个绝代红颜的爱情，并不像我们想象的那么热烈。

还有柳如是，扁舟拜访钱谦益，气势上是彪悍得可以，究其实质，也不过无可奈何时的一次求援；至于顾眉，她择定龚鼎孳，利弊权衡，一清二楚。

活着不易，美人活着更不易，乱世中的美人，活着尤其不易，她们必须找个男人的肩膀靠一靠，我们以为的爱，不过是被生存本能驱遣着，去寻找的过程。

两情相悦，不等于生死相许，死缠烂打，不等于之子靡他，也许他们曾经相爱，但是人人更爱自己，毕竟，怦然心动谁都会，但豁出去做个情痴情圣，不是每个人都有这个本事，也不是每个人都

有这个志向。

细读秦淮八艳的故事，是一个将传奇解构的过程，文艺腔的字眼一一委地，我们看到，人，在自己的命运中苦苦挣扎，尤其是那些女子，她们美丽、纯洁、多情、脆弱，纵然才气纵横，仍然一无所有，生存的本能与情感的热望掺杂在一起，她们谋生，亦谋爱。

赶上那样一个时代，这种谋求显得额外艰难，孜孜矻矻，跌跌撞撞，多少女子，深一脚浅一脚地奔走在路途上，有的人，柳暗花明，有的人，血肉模糊，更多的人，不悲也不喜，只是渐行渐远，慢慢忘了初衷，暮色苍茫时蓦然回首，竟然，已经过了一生。

（三）

说起来，似乎她们投奔的男人太无情。冒辟疆和吴梅村，面对董小宛们的表白，不是断然拒绝，就是装傻充愣；侯方域，一走了之，并没有和李香到白头的打算；柳如是，一连碰到两个男人，都不愿与她厮守终身，几百年后，想到这些，还忍不住为之不平，为何才貌双全如她们，遇上的都是一个个孱头？

但再多想一下，乱世中，女人固然命悬一线，男人也常常自身难保，看冒辟疆写他几次逃难，匪盗日劫，杀人如草，路上又身染重病，饥寒交加，这样的他，再承担一个女人的生存，确实勉为其

难，陈圆圆她们高估了这些书生的能量，而他们在降清出仕之间的纠结，亦证明，他们除了不能战胜世界，也不能战胜内心。

所以，在秦淮八艳的故事中，那些男人，虽然都是作为底纹与暗影出现，却也展示了人性的多层次，苛责当然很容易，只是收获会少得多，不如设身处地地去想，换成自己，又能怎样。看过去的故事，就是有这么一种作用，让我们觉得自己好像多活了几辈子。

我写这些女子，也常常觉得是写我自己，关于这每一个女子的每一个字，我都曾用心体会，那些意乱情迷的暗涌，执迷不悔的坚持、行行重行行的彷徨、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的无助，并不是时光能够解决的，在太平盛世里，有不同的表现形式。而再精明强悍的女子，一旦遭遇爱情，马上会呈现出某种古典性来，流年暗转换，人心寂寞依然，她们，其实就是我们。

马湘兰

我爱你，
但与你无关

想要爱的心情常有，值得爱的人，却并不常在，我们只能拿一个具有可能性的人来包装，我们，其实是爱上爱情。

读一本书，爱一个人，过一生。

很多年前，在CD封面上看到这句话，怦然心动，因它有宁静的美，寂寞的力量，仿佛人生可以这样删繁就简，摒弃芜杂的诱惑，一心一意地，开出一朵孤绝的花。

现在想想，不过是一个漂亮句子。除非放逐到孤岛上，谁能只跟一本书天长地久？就算这一条是为了渲染气氛，好着落到“爱一个人，过一生”上，还是不现实，造化弄人先不说，只需问问自己的心，可笃定做得了自己的主？

大多数人，爱了一场又一场，每次都以为，这一次总该不一样了吧，等到时过境迁，发现不过又是百集长剧中的一个小小高潮，人生的整料，变成了零敲碎打，沮丧，却也只能这样。

能够用一生的时光成就一个辉煌梦想的人，是留给凡人崇拜

的，从这个角度上说，我崇拜马湘兰。

（一）

讲马湘兰的故事，可以省一点力气，她生于嘉靖二十六年，死于万历三十二年，两头都搭不上乱世，而且，谢天谢地，她的爱人也不是什么士子清流，这些使我终于能够避开政治——政治这东西我不懂，我有的，只是一点常识。

都说马湘兰并不美，姿首如常人，却能为六院冠冕，她的魅力，在容颜之外。

首先是气质不错，神情开涤，濯濯如春柳早莺，其次聪明，吐辞流盼，善窥人意，光靠这两点，能在秦淮河畔站稳脚跟，但将诸艳群芳全压下，做到金字塔尖的位置，马湘兰凭借的，是一份不让须眉的豪爽。

豪爽这个词，不是放在男人身上才成其为魅力，胳膊上跑马拳头上立人，那是孙二娘式的简单粗糙。豪爽是清澈的眼眸，开阔的器局，是对琐屑细事的忽略和遗忘，是相逢意气为君饮的痛快淋漓；豪爽还可以是一往情深之子靡他，拼将一生休，尽君一日欢，只有拿得起放得下的豪爽女子，才会有如此灼热忘我的爱情。

这样的女子，怎能不被人爱慕，粉丝成堆呢？

关于马湘兰的豪爽，有很多传说，比如说她视金钱如粪土，时常挥金以赠少年，比如说小丫鬟失手跌碎她的玉簪，她反而要赞碎玉之声的清脆美妙。蜀锦缠头，步摇条脱，她一概不放在眼里，和这样的人打交道，你尽可以放松心情，不必在谈笑风生的同时，提防她话语中的埋伏，猜度她下一步的举措。

但是，豪爽也是一把双刃剑，大开大合的性情，使她不会因某种顾虑，就为难自己。那年有个孝廉听说了她的名头，专程跑来拜访，马湘兰嫌这人不可靠，面都不给他见。三十年河东转河西，几年后，这家伙居然混到了礼部主事，冤家路窄，马湘兰恰有一事犯到了他手里，这家伙公报私仇，全不顾众人说项，一定要将马湘兰拘捕。

在主事的大堂前，昔日的失意粉丝，现在的傲慢老爷，居高临下地看着这个女人，冷笑道，人人都说马湘兰与众不同，如今看来，也是徒有虚名。马湘兰面不改色，反唇相讥，说，就是当年徒有虚名，才有今日不名奇祸。主事见她答得巧妙，不由一笑，将她释放。

说到底，这位主事大人并不真想和她过不去，把马湘兰传唤到大堂上，可能只是想满足当年一个情结，用这么一个办法，见到了偶像，省下了出场费，还要了威风，就是有点唐突佳人——难怪人家马湘兰当年不待见他。

(二)

但不是每次跟衙门过招都如此有趣，妓女是贱民，用吴思先生的说法，官府对她们，有合法伤害权，那一次，她碰到了一个真正的坏人。

此人见马湘兰门前终日车水马龙，以为必有油水可榨，敲诈了五百两银子还不过瘾，却不知马湘兰出手大方，积蓄并不丰厚。眼看贪官污吏步步相逼，那么潇洒的马湘兰也慌了手脚，到底是女人，心理素质较差，一时间惶惶然竟觉得命不可保，就在这时，一个老朋友出现在她眼前。

老朋友叫王稚登，字百穀，是吴中最负盛名的书法家，马湘兰本人是画兰的高手，两人算得上文墨朋友。书法家光临的那一刻，正撞见马湘兰最为脆弱的瞬间，披发赤脚，目皆哭肿，跟平日里特立独行风采四射的形象判若两人，惨兮兮的，实在是可怜。

可怜，是可爱的别称，放在把自己包裹得很好的女人身上尤其是，王先生不由动了侧隐之心。他虽然因为诸多原因，不是官场中人，也不是本地人，但作为文艺界的知名人士，和喜欢附庸风雅的官员颇有些往来，正好御史大人有事找他，他把马湘兰的事跟大人一说，轻松搞定。

就像蒲救寺张生救莺莺，这是凑巧，或者人际关系网铺得比